

依克氏战理论台湾攻防战

李浴日作

客中偶翻拙译「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」一书，于读完守势攻势两篇后，不禁认为来日共军如果冒险攻台的话，它不啻说明了「共军的必败，我的必胜」了。

克氏是十九世纪的大军专家，曾充普鲁士军团参谋长，军官学校校长，炮兵总监等职，其所著「战争论」一书，在世界兵学上确是一部灿烂辉煌的杰作，史蒂芬元帅誉为具有「永久的价值」。史布尔将军评说：「克氏学说的永久法则，虽然他的适用形态是会继续变化着，但不论在任何战争的场合，人们必须依据他的法则去观察，去研究才可。」所以我们现在依克的法则来观察和研究来日台湾的攻防战，自可得到完满的答案了。

克氏于探讨腓特烈大王战史，观察拿破仑战争及研究其他战史和军事学术后，便在其「战争论」一书上强调，「守势为最有利的作战形式」。今日我们防守台湾即是守势作战，那当比共军的攻势作战为有利了。

克氏在守势篇的第一章说：「守势是抵抗敌之攻击，而粉碎其企图之谓，其特征系等待敌的进击，即在实战上，守势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。守势本身的目的，在维持现状，于每一部份上，欲歼灭敌军，则常要伴着采取攻击的各种动作。」这不啻说明了我们台湾保卫战的本质。克氏跟着指出守势的价值有如下两点：

1. 等待之利：由于攻者的误认恐怖怠慢等所生的一切踌躇。防者均可因之而造成有利的结果。
2. 地形之利。

克氏又从战术上，比较攻防两种手段的利害，认为战鬪的胜因即：攻者实行全体的（以军的全部）奇袭为有利，防者则以实行部份的奇袭为有利；攻者须企图包围攻击其全体为有利，防者则以完成部份的包围企图为有利。至于地利专属于防者。再，从战略上比较攻防两种手段的利害，认为战略的胜因即：攻者战略上的奇袭比较战术上

的奇袭，其效果更大，但非乘防者的过失不可，且此种现象不常有。防者乘攻者兵力分离之际，而奇袭之，利益属于防者。攻者火力包围的不可能及交通线当侵入敌国时，易发生弱点。防者在战术的场合较可减少退路的威胁，及活用内线的效果。攻者侵入敌地愈广，则战场之补助作用的效果愈减少。防者则有要塞的援助，粮食及补给的便利。防者有国民军的协助，民众武装的蜂起等利益。而攻者则无（如台湾内无匪患）。又地形之利专属于防者，而攻者则无。至于攻者虽具有精神的优越，但防者凭将帅的才能，而巧为利用之，则尤优。克氏依于上述的综合研究后，便断定守势比攻势为更有利的作战形式，真是真知灼见！克氏更进一步断定说：「大抵防者取守势时，兵力常比敌为寡且弱，不过对于优势的兵力而取守势的防者，则攻势亦未必成功。」现我防守台湾正拥有优势的海空军（就基地说），亦拥有优势陆军（就共军的渡海运输力说），于此，对于共军攻台的必败，我军守台的必胜，已可推知过半了。

其次，让我再就克氏关于守势会战的要塞，防御阵地，民众武装及地形诸端的立论给予台湾来日攻防战一个较具体的说明：

克氏说：「守势会战主要的是利用要塞或阵地而施行。」又说：「守势时，要塞的价值，远比攻势为大，即攻者不能使用国境附近的要塞，反之防者却可適切利用深设于国门的要塞。」现我对共军渡海进攻，既拥有过去日人所惨淡经营而又经过加强的基隆、高雄、马公诸区要塞，这是共军所无的，须知攻击要塞为兵家所最忌，第一次欧洲大战德军屡攻凡尔登要塞不下，兵力消耗过大，死伤达五十万人，便导致战争的失败了。至就防御阵地说，我已于台湾沿岸设有如克氏所说的「坚固阵地」，「设堡阵地」，「侧面阵地」，如共军来攻，必遭我强烈的炮火所消灭，何况尚有海空军与战车群的助战。

克氏说：「在国内防御上，防者可以得到民众很大的协力，如军需补给、谍报等。反之攻者欲向民众课征时，要出以武力的强制，则很困难和麻烦；民众的协力愈密切时，便变为武装蜂起，即武装自动参战，像拿破仑苦恼于西班牙国民武装的战例，便可见其效力的伟大。」台人向富战鬪性，过去所谓「三年小乱，五年大乱。」便是明证。所以我们应利用其战鬪性予以组训，使其协力作战，制共军死命。克氏说：「地形为战略上的一个要素，影响于攻守极大。」现我守

台湾与共军作战正占有优势的有利地形。如前线据点金门、马祖，及台湾海峡，即等于克氏所说的足以制敌死命的「国土锁钥」，如果共军对这些锁钥，没有办法打开，休言攻台。而我们守台亦以拒止共军于台湾海峡之外为上策。克氏在书中虽没有提及渡海作战，但相当于渡海作战，则论之颇详，他指出河川可以增强防者的抵抗力，乘其半渡而击之，又可以予敌交通线的威胁，海峡更不待说。所以共军没拥有优势的海空军当不敢渡海攻台，纵冒险偷渡成功，其交通线与退却线必被我海空军截断而陷于绝境，亦即克氏所说具有「对侧动作」的价值。次就山岳与森林而说：台湾为山岳纵横，林木蔽天之地，尤以东部悬崖峭壁，更令共军望而生畏，不待说，这都是对我有利，对共军不利的。克氏说：「山岳影响于用兵最大，就中如使攻者行动不便及强化当地部队的抵抗力，往往以山岳防御的防者处于绝对有利地位。」又说：「在森林蔽天的国度，则不便于攻者的作战，又以敌方小部队不时的出击，更足以威胁攻者的交通线。」且两者均可作为民众蜂起的据点。

还有，克氏说：「国际间利害的错综，足以促进政治的均衡，并有维持现状的倾向，故防者为维持现状采取自卫行动，便易取得同盟诸国的同情与协力，成为有利的援助。」现在台湾地位足以决定亚洲的命运，如果台湾一失，则菲、日、韩及东南亚各国均受威胁，而美国太平洋防线亦发生破绽，故最近美国在共军攻台前，即派其第七舰队前来协防，（按中美两国现又缔结共同防御条约，是比当时又进一步）这真是一个积极的「协力」，成为我们「有利的援助」。

最后克氏再指出战略攻势的极限说：「攻者绝对的战斗力的逐渐减弱，系由于下列各种原因：（1）为保有侵略地，须分兵守之。

（2）为使交通线安全，不妨碍粮食的补给，必须占据其背后各要点。

（3）因战斗及疾病的损耗。（4）因策源地的远隔。（5）因包围要塞及攻城的损耗。（6）因人力的疲劳。（7）因同盟国的背叛。」这也足以有助于我们了解共军攻台的必败。但仅凭台湾会战的胜利，依然不能「打倒敌人」，而欲根本「打倒敌人」，必须乘胜「转为攻势」，即跨海反攻大陆。正如克氏说：「守势作战的直接目标虽属保守，但要打倒敌人，非跟着转移攻势不可，换言之，要想打倒敌人，先取守势形式。就一八一二年战役的一面说，可以看出俄军系先取守势的形式，而开始作战，至法军的战力消耗殆尽，方突然转为攻势而

打倒之。」这不啻又是给我们一个英明的指示。克氏的战理真是伟大！所以我们希望守台的将校们研究「战争论」并活用「战争论」，使克氏的战理与我们祖传的孙子兵法同在今日东方战场——神圣的反共抗俄战争上再开灿烂之花，结美丽之果。（本文作于民三九、六、廿八日，距今已六年，载拙著「台湾必守铁证」一书）